

阅读

第547期



生活里没有书籍,就好像没有阳光;智慧中没有书籍,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,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。

初夏三鲜

孙南邨

家乡鲁南滕州,旧有“立夏、小满见三鲜”之说。春去夏来,最先成熟的新鲜果粮上市,这对旧时仅靠耕种解决温饱的农民来说,是多么可喜的事啊!我曾向当地老者打听,这“三鲜”都是什么?所得答复唯有樱桃一鲜无异议,其他二鲜:黄瓜、草莓、蚕豆、蒜薹、桑葚子……莫衷一是。为此,我在网络查“初夏三鲜”,地广人众,更是多有不同。

立夏、小满是夏季最先到来的两个节气,故称“孟夏”。明代《酌中志》记有孟夏四月尝新之事:“是月也,尝樱桃,以为此岁诸果新味之始……取新麦穗煮熟,剥去芒壳,磨成细条食之,名曰‘稔转’,以尝此岁五谷新味之始也。”在这里“新”“鲜”二字意同,可惜的是书中仅记二新。

《醒世姻缘传》写有山东武城县初夏三鲜之事,第三十六回说:“待了一月,沈裁的婆子,拿了一盒樱桃,半盒子碾转,半盒子菟豆,来看晁夫人,再三谢前日打扰。”这“待了一月”之前是什么时候?此文前有“晁夫人……到正三月天气,与春莺做了一套石青绉纱衫,一套枝红拱纱衫……”可知后一月是在孟夏四月,此时,樱桃、碾转、菟豆上市,以时鲜馈赠他人最是得宜。

《清嘉录》在“立夏见三新”末段说:“按:《昆新合志》:‘立夏日,家设樱桃、青梅、麦蚕雪糕等物,饮烧酒,名曰立夏见三新。’与部俗略异。”昆(山)新(阳)同属苏州府,立夏三新尚稍有不同,武城县位于鲁西北,初夏三鲜能与鲁南相同吗?查阅明万历《滕志·方物志》,滕地有此三种物产,樱桃在“果之品”,碾转、菟豆在“谷之品”,至清道光《滕志志》仍如是记。这三种物产,在当地同类产品中都是最早上市的,可以说,那时鲁西北武城县初夏三鲜当与鲁南滕州无异。

此三鲜中,樱桃貌美味佳,今鲁南山坡向阳处自然生长的樱桃,在立夏前几天就可上市,鲜果贵在自然早熟,近些年多有在路边设摊收购。

菟豆早收,可饭可菜,颇受人们喜爱。元代王祜《农书》说菟豆:“百谷之中,实为先登。蒸煮皆可便食,是用接新,代饭充饥。《务本直言》云:如近城郭种之,可摘豆角,卖而变物。庄农献送,以为尝新,贵其早也。”因其可爱,关汉卿才有“蒸不烂、煮不熟、捶不匾、炒不爆、响铛铛一粒铜豌豆”之句吧!我听家乡农民说过,菟豆播种时很重要,不然就没有蚕豆、荷兰豆那么容易越冬。

碾转是用早熟的大麦,磨出的一种食品,现在家乡八十岁以下的老人多不知道此为何物了。新中国成立后,土地入社,农作物统一收,麦子收割亦不例外,所以就见不到碾转了。书载,宋代陆游翁吃过它,诗记时名“连展”,并注“淮人以名麦饼”。清代李光庭《乡言解颐》说得甚是清楚:“取其粒之将熟含浆者,微妙,入磨,下条寸许,以肉丝、王瓜、莴苣拌食之,别有风味。”碾转在旧时被富贵人家视为尝鲜美食,而春荒挨饿的农民则把它看作救急之粮;正如鲜豌豆,有人用它“尝新”,有人用它“充饥”。

(摘自2024年6月1日《新民晚报》)

什么是风度

爱默生

我们常常追问,大自然是从哪里汲取勃勃生机的呢?显然,是灵魂。它那一往无前的生机,得益于灵魂的恩泽。灵魂又是怎样让自然的生命之花怒放的呢?在这里,也毫无秘密可言,它通过清澈流丽的语言把懵懂的自然从沉重的睡眠中唤醒,使它睁开新鲜、干净的眼睛。在这里,语言是决定性的载体,然而,它并不是唯一的——那些体现在生命肌体中的仪态、动作和姿势也一样赋予自然以蓬勃而丰富的生机,它们让哑巴张开了嘴巴,瞎子睁开了眼睛……简单地讲,它们化木为灵秀,化腐朽为神奇,它们是让神灵毓秀的自然升华的点睛之笔。

这种无声而微妙的语言就是风度。它不是内容,而是有意味的形式。它告诉我们,生命是“说话”的,它总会用恰当的方式表达自己。譬如说,一尊塑像没有舌头,可它要舌头干什么呢?它根本就不需要舌头;优美的舞台造型也从来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加以解说,那样做只会画蛇添足。

不错,每一种秘密,自然都只透露一次,机会总是稍纵即逝。可是,造化赐福于人类,在人的身上,他无时无刻不在用自己的体态、身段、姿势、脸庞、局部的面容和整个机体的运行来透露乃至渲染自身的秘密。人类身上这种可资直观的姿态或举动源于肌体和意志的融合,我们把它叫作风度。

风度难道不就是思想吗?难道不就是思想融入了手和脚,控制了言谈和举止这些身体的活动吗?

我们知道,无论做什么事情,即便是煮一只鸡蛋,都会有一种最好的途径,而风度,就是为人处世的适当方法。每一种风度在初降人间之时,都是洋溢着人类才智和爱意的举止之一,而现在,在反反复复的学习、模仿之中,它们得到发展和定型,为我们所用,成为我们表达爱意和智慧的手法。最终,风度演变成一种绚烂的油漆,日常生活的每时每刻都在用它修饰自身,打扮着自己的每一个细节。

如果我们说风度仅仅限于表面的话,那么,令清晨的草地显得如此深邃而神秘的露珠,难道不也悬浮在表面上吗?风度就像我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空气一样无处不在而强大,依靠它,人们互相感染着对方,塑造着对方。在迷人的传奇中,孔苏埃洛洛嘘她曾经教授贵族们舞台上的风度;而在现实生活中,塔尔玛曾教过拿破仑举止的艺术。我们可以这样说:天才们发明了优雅动人的风度,而男爵和男爵夫人则迅速学习、模仿,而且,凭借着豪华宫殿和华丽服饰的优势,他们改变了这种教育。就是他们,把学到的东西,固定为一种僵硬的模式。

(摘自《怎样思想,就有怎样的生活》)

孩子的需求

尚九华

带孩子去动物园玩,听到一位中年男子对一个小女孩大声地说:“爸爸花钱是让你来看狮子、老虎的,你怎么蹲在地上看蚂蚁?蚂蚁有什么好看的,快走!”

我走过去一看,原来,小女孩正津津有味地看蚂蚁在地上“搬家”,“爸爸,这个很有趣的。”“快走,再不走,猛兽区就要关门了。”父亲强行把女儿拉起来,带她离开了。

看着小女孩恋恋不舍的样子,我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滋味,猛兽就一定比蚂蚁值得一看吗?做父母的总喜欢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孩子身上,反而忽略了孩子的需求。

(摘自2024年6月2日《今晚报》)

©图片来自网络



儿童玩具

王安忆

从小,我就是个动作笨拙的孩子。儿童乐园里的各项器械,我都难以胜任。但是,不要紧,我有我的乐子,那就是儿童乐园里的沙坑。

那时候,每个儿童乐园里,除了必备的器械以外,都设有几个大沙坑,围满玩沙子的孩子们。去公园的孩子,大都备有一副玩沙子的工具:一个小铅桶和一把小铁铲。沙坑里的沙子都是经过筛选的,黄黄的,细细的,并且一粒一粒很均匀。它在我们的小手里,可变成我们想要的任何东西。它可以是小姑娘过家家的碗盏里的美食,它可以是男孩子们的战壕和城堡。最无想象力的孩子,至少也可以堆积一座小山包,山头上插一根扫帚苗做旗帜,或者反过来,挖一个大坑,中间蓄上水做一个湖泊。或者,它什么也不做,只是从手心 and 手指缝里淌过去,手像鱼一样游动在其中的,细腻,松软,流畅的摩擦。

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,儿童乐园里的沙坑渐渐荒凉,它们积起了尘土,原先的金黄色变成了灰白。最后,干脆连同儿童乐园一同消失了,取而代之的是大型或者小型的游乐场。过山车,大转盘,宇宙飞船,名目各异,玩法一律是坐上去,固定好,然后飞转,疾驶,发出阵阵尖声锐叫,便完了。

那时候,南京路与黄河路交接的路口上,有一幢三层高的玩具大楼,是星期天里,父母经常带我们光顾的地方。印象中,整个三楼都是娃娃柜台,各式衣裙的娃娃排列在玻璃橱窗里,看上去真是五彩缤纷。这时候的娃娃样式基本一致,陶土制的脸和四肢,涂着鲜艳的肉色,轮廓和眉眼都很俊俏,身体是塞了木屑的布袋制成。头戴荷叶边的花帽,身着连衣裙。彼此间的区别主要是形状的大小,衣裙的样式颜色以及华丽的程度。其时,还没有塑料,娃娃的形象多少有些呆板,衣裙是缝制在身上的,不能脱卸,可这却一点不妨碍我们对它们的信赖,信赖它们的真实性。每个女孩子似乎都要至少有一个娃娃,它是我们的忠实的朋友和玩伴。

当时有一种赛璐珞的娃娃,造型很写实,形状几乎和一个真实的婴儿一般大,裸着身体,可给它穿自制的衣服、鞋袜。可是我的父亲一直记得,他小时候在南洋时,看见过一个女孩子将赛璐珞娃娃系在背上,学习那些劳作的闽南妇女的模样,一个调皮的男孩恶作剧地,用火点燃了娃娃,结果是女孩和娃娃同归于尽,葬身火海。因而,我们对赛璐珞娃娃始终怀着恐惧的心情。再加之它通体是一种透明的肉色,眉眼只有轮廓,却不着色,就好像是一个胚胎,这也叫人心生恐惧,所以,我们从来也没有向往过这种娃娃。

后来,我和姐姐得到过一对肉娃娃,一男一女。它们的形象非常逼真,女孩梳了发髻,不是画在头颈上的,而是真正的毛发编织而成,打着蝴蝶结。在它们比例合适的身体上,穿着绸缎的中式衣裤,衣襟上打着纤巧的盘扣,还有精致的滚边。尤其是足上的一双鞋,是正经纳了底,上了帮,鞋口也滚了边,里面是一双雪白纱袜。它们虽是娃娃,看上去却似乎比我们更年长,它们更像是舞台上的一对供观赏的演员,不怎么适合做玩伴的。在最初的惊喜过去之后,它们便使我们打入了冷宫。我们玩得最持久的一个漆皮娃娃,是我姐姐生日时得到的。许多娃娃都不记得了,唯独这个,记忆深刻。它穿着大红的连衣裙和帽子,衣襟帽子全都是画上去的。它的头很大,肚子也很大,额头和脸颊鼓鼓的。它要比一般娃娃都要肥硕一些,也不像一般娃娃那么脂粉气重,它有些憨,还有些愣,总之,它颇像一个真正的小孩。抱在怀里,满满的一抱。我姐姐整天抱着它,像个妈妈似的,给它裹着各种衣被。后来,我姐姐生了一个男孩,我总觉得那个男孩与那个漆皮娃娃非常相似,也是大脑袋,额头脸颊鼓鼓的。

这时节,电动玩具出场了。我以为,电动玩具是儿童玩具走上末路的开始,它将玩耍的一应过程都替代,或者说剥夺了。我最先得到的电动玩具是一辆小汽车,装上两节电池,便可行驶,并且鸣响喇叭。它和真的汽车一样有着车灯,向前行驶亮前灯,一旦遇障碍物倒退,则亮尾灯。它当然是稀罕的,是我向小伙伴炫耀的宝贝。但心里,我对它并没有兴趣,我宁可玩我原先的一辆木头卡车。它的样子笨笨的,可是非常结实。它有着四个大木轮子,车头也很宽大。这辆卡车没有任何机械装置,我就在车头上拴一根绳子,拖着走。车斗里坐了我的娃娃,以及它的被子、碗盏,还有一些供我自己享用的糖果饼干,然后,就可上外婆家了。

许多好玩的玩具都是简单的,比如积木,是我永远玩不腻的。还有游戏棒,它也有着奇异的吸引力。从错综交叠的游戏棒中,单独抽出一根,不能触动其他,无疑是个挑战。要求你镇静、稳定、灵巧,并且要有准确的判断力,判断哪一根游戏棒虽然处境复杂,可其实却是互不干扰的一根,或者正反过来,某一根看上去与周遭不怎么相干,其实却是唇齿相依,一枝动百枝摇。还有万花筒,它随着手的轻轻转动变幻出无穷无尽、永不重复的图案,这一刻无法预测下一刻。从一个小眼里望进去的,竟是那样一个绚丽的世界。后来,万花筒里的碎玻璃被塑料片取代了,这世界便大大逊色,不再有那么金碧辉煌的亮色。塑料片不仅没有碎玻璃的晶莹,也没有碎玻璃的多棱面,那种交相辉映的灿烂便消失殆尽。塑料工业的诞生其实是极大地损伤了儿童玩具,它似乎有着模仿一切的性能,事实上,却是以歪曲本质为代价的。万花筒就是一个明证。

(本文选自王安忆《空间在时间里流淌》)